



大山雄风

中共党史出版社

大山雄风

中国人民解放军赣州军分区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071号

大山雄风

中国人民解放军赣州军分区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1929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官门前甲10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赣南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6,125印张 109千字

1993年8月北京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 7-80023-640-4/I·14

定价：3.40元

《大山雄风》编委会

主编：汪永森

副主编：赖新图 王恒彬

编委：凌步机 陈其明 谢亨舜

甘治平 黄瑞英 阳振乐

执行编委：陈其明

引子

历史，用血染的沉重之笔记载着——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危难之秋。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主力红军被迫长征。项英、陈毅等临危受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党中央走了，王明“左”倾错误阴魂不散，红军继续与敌人死打硬拼，陷入困境。苏区沦陷，一片腥风血雨。瞿秋白、毛泽东、何叔衡、刘伯坚、贺昌……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壮志未酬，英勇献身！国民党卷土重来，多难的红土地，重新笼罩上白色恐怖……

红旗未倒，火种不灭！

项英、陈毅等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赣粤边和汀瑞边的大山里，出生入死，英勇机智，机动灵活，与敌人，与叛徒，与饥饿和寒冷，进行了传奇般的卓绝斗争，度过了一千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红军游击战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染就的英雄风采。

在这里，我们可以聆听到赣南苏区的父老乡亲们用忠诚和热血谱写的壮丽凯歌。

.....

目 录

引子

| | | |
|--------|---------|--------|
| 突出重围 | 邹鸿光 | (1) |
| 巧捉敌团长 | 施昌康 | (6) |
| 奇袭乌迳镇 | 邹鸿光 | (9) |
| 夜 审 | 邹鸿光 | (12) |
| 舍身救红军 | 施昌康 | (16) |
| 智退叛徒 | 邹鸿光 | (19) |
| 巧计歼敌 | 邹书春 | (25) |
| 血洒红林 | 邹书春 | (29) |
| 引蛇出洞 | 黄瑞英 | (33) |
| 秋毫无犯 | 庄春贤 | (35) |
| 芦苇丛脱险 | 巫芳文 | (38) |
| 伏击敌军车 | 邹鸿光 | (40) |
| 智甩“尾巴” | 庄春贤 | (42) |
| 奇 袭 | 邹书春 | (45) |
| 船寨除霸 | 谢一彪 黄天秀 | (48) |
| 丹眉坑脱险 | 郑 里 | (51) |
| 鱼水情深 | 邹书春 | (54) |
| 智惩大土豪 | 邹鸿光 | (58) |
| 巧捉白匪军 | 刘衍萍 | (61) |

| | | |
|--------|---------|---------|
| 周篮嫂 | 杨尚奎 | (64) |
| 血战山谷 | 谢一彪 | (66) |
| 机智斗叛徒 | 立里 | (71) |
| 白皮红心 | 辛欣 | (76) |
| 骨肉情谊 | 辛欣 | (82) |
| 黄坑脱险 | 施昌康 | (87) |
| 报纸的故事 | 邹鸿光 | (89) |
| “闹”洞房 | 邹书春 | (93) |
| 买狗 | 郑里 | (96) |
| 智闯关卡 | 黄祖友 王北发 | (99) |
| “大油槽” | 黄祖友 王北发 | (101) |
| 亚七裁缝店 | 黄祖友 王北发 | (105) |
| 特殊任务 | 郑里 | (109) |
| 包教包学 | 季雨 | (112) |
| 黑疤保长 | 黄祖友 王北发 | (115) |
| 腰带里的秘密 | 陈其明 | (118) |
| 机智女交通 | 刘瑞林 李月香 | (121) |
| 血沃杜鹃红 | 谢一彪 | (124) |
| 密林斗敌 | 邹鸿光 | (129) |
| 调虎离山 | 邹书春 | (133) |
| 虎口拔牙 | 邹鸿光 | (135) |
| “狗打架” | 施昌康 | (139) |
| 巧送巨款 | 陈其明 陈礼畿 | (142) |
| 牵“羊牯” | 刘焕文 | (145) |
| 红婆媳 | 赖兰田 黄笑文 | (148) |
| 梅山脱险 | 郑里 | (152) |

| | | |
|-------|---------|---------|
| 翠竹长青 | 谢一彪 | (157) |
| 换防 | 施昌康 谢一彪 | (160) |
| 智取青山埠 | 邹书春 | (166) |
| 打赌 | 施昌康 | (170) |
| 大势所趋 | 施昌康 | (173) |
| 小江舌战 | 廖振坚 | (176) |
| 山下来客 | 黄瑞英 | (179) |
| 新的征程 | 杨尚奎 | (182) |
| 后 记 | | (185) |

突 出 重 围

邹 鸿 光

1935年3月上旬的一个傍晚，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率领最后一路突围部队300多人，从上坪山区出发，准备突围到敌人后方去坚持游击战争。

细雨濛濛，天黑路滑，路实在难走。部队走了一个多小时，摸黑上了山，走到一个村庄前，却遭到了敌人的阻截。因敌众我寡，队伍被打散，项英与陈毅也彼此失去联系。项英眼睛高度近视，行动极为不便。陈毅放心不下，率领收拢的队伍，又按原来的路线一路寻找，直到天快亮时仍未找到。原来项英得知陈毅大腿伤口未愈，行动尤为困难，心急如焚，同时也往上坪方向去寻找陈毅和同志们。拂晓前，终于在上坪见到了陈毅和战士们。大家相见，好不欢喜。

当晚，项英、陈毅带着收拢的队伍200多人再次突围，他们和敌人绕圈子，专走山路。部队突围到一座小山头时，还是与敌人遭遇了，队伍再次被打散。经过激烈交战，伤亡较大，有的不幸被俘，有的下落不明，只剩下30多人的队伍。

为了缩小目标，项英和陈毅当即决定化整为零，分散突

围，并约好到信丰的油山会合。

项英和陈毅安排好同志们突围以后，才带着几名警卫人员突围。他们又组织了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就准备在山上再作隐蔽，并派人出去收容失散的红军，伺机突围。

一天早晨，项英、陈毅正想找人打听去油山的路，忽然一个头戴破钢盔，面黄肌瘦，光着脚板，手柱拐棍的人，一把拉住陈毅，放声大哭：“首长，您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曾纪财呀，今天终于见到您了！”

“曾纪财？”陈毅一边喃喃地重复着这个名字，一边拼命搜索过去的记忆。

“哦！你就是在信丰县委工作过的曾纪财吗？当初我在你们那里组建红二十二军的时候，你不是带着一帮子青年参军了吗？现在你在哪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陈毅想起了，一把拉着曾纪财的手，急切地问。

曾纪财见到久别的亲人，“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好一会儿，才抑制住激动的情绪，向陈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自从我到了二十二军以后，不久又调回地方工作，在代英县当县委书记，后来上边来检查工作，说我这也错了，那也错了，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斗争了我好久，撤了我的县委书记的职务不算，还把我赶出了革命队伍，不让我革命！后来，我听说首长没有走，就到处打听，知道你们已经转移到上坪山区一带，我就装成讨饭的来找你。”

陈毅听完曾纪财的叙述，心情非常激动。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同志啊！可是在王明错误路线底下，多少像曾纪财这样的好同志遭到无辜的迫害！

“首长，您说说看，我全家都被反动派杀害了，房子也

烧掉了，我跟反动派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就是死也要死在革命队伍里！”

陈毅深情地说：“好同志，我们从头干吧！”于是，陈毅把队伍准备突围的计划告诉了曾纪财，并问他：“这一带的路你熟不熟？”

曾纪财说：“首长，您尽管放心，这一带的路我很熟悉，正面过河怕不行，可以绕到上游去偷渡，我有把握。”

当天晚上，项英化名周松山，陈毅化名老刘，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棍，俨然一副官商模样。他们的警卫员和曾纪财则扮成仆人模样，跟在项英和陈毅后面，从容地下了山。

他们夜行昼宿，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于第四天傍晚来到了桃江王母渡上游的一个村庄。

进村一打听，渡口有广东军把守检查。村里还贴有布告，悬赏1万元，缉拿项英、陈毅等红军领导人。陈毅在赣南组建红二十二军时，司令部曾在这一带驻扎过，一些人还认得陈毅军长。要是真的被认出来，那就糟了。

陈毅沉思良久，决定利用圩日人多的机会，混在人群里偷渡过江。

第二天，正是渡口附近的粒灏圩日。一大早，项英、陈毅等人一身乡下人的打扮，来到了桃江渡口。

这时，船还未开，江边人很多。卖鱼的、卖鸡、鸭的，卖菜的、卖柴的，大人小孩，人货相杂。对面上岸处，有两个哨兵在检查。

陈毅找了个僻静处，轻声对项英说：“你要后上船，才能先上岸，这样可能搜得马虎一点，可能有人认识我，我得

先上船。”

项英勉强点点头，耽心地说：“这样可是很危险。”

陈毅笑了笑说：“不要紧，我会泅水，必要时我会往河里跑。”

项英着急地说：“敌人会打死你的！”

陈毅坚定地说：“死，怕什么！我会泅水，往下游，说不定还能逃出去哩。敌人不认识你们，可以混过去，再说，我会讲本地话，出去后我会到油山找你们！”

这时，人群一阵骚动。原来，船要开了。赶圩的人哄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往船上挤。项英他们几个便按陈毅的吩咐，一个人紧跟一个赶圩的人。陈毅跟着一个卖菜的妇女，项英跟着一个挑柴的中年人，大家都先后上了船。

江面不宽，船很快靠了岸。第一个上岸的是那个挑柴的中年人。项英紧跟其后上了岸。中年人见后面跟着一个生面孔，一阵惊慌。他想绕过哨兵的检查，反而被哨兵拦住，重重挨了几鞭子。正要检查项英时，后面上岸的人一下子拥了过来，哨兵忙不赢，拦又拦不住，项英他们几个人赶紧乘着混乱的时候，通过了渡口。

陈毅坐在船的最后，紧跟着那个卖菜的妇女上了岸。见哨口人多混乱，陈毅快步超过了那个卖菜的妇女，混在一群赶圩的老百姓之中，从容地向哨口走去。哨兵见陈毅一身当地老俵打扮，也没多问，在身上草草摸了摸就放行了。

过了渡口，来到街口。这里百货商店的老板认识陈毅。这时，街口有两个卫兵在把守。李嫂担心被人认出来，赶忙低头走进一个小巷，七弯八拐地走到一条山路上。项英遇到几个正在路口等陈毅。见陈毅安全过了渡口，都高兴地高挑

过来。

“赶快走，不能停。”陈毅催促大家。于是，项英、陈毅等人由曾纪财领路，历经千辛万苦，于4月初的一天傍晚，来到了油山游击根据地，与游击队领导人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在一起，开始了新的战斗。

巧 捉 敌 团 总

施 昌 康

1935年4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队长肖国稠、指导员丁文纲率领全副农民装束的40多名游击队队员，冒着绵绵细雨，从信丰黄泥排出发，沿着油山、九渡边界，穿过正平、小河白区，进入万隆山坑。在交通员的带领下，于天亮前到达蒙岭交通站。肖国稠、丁文纲听了交通员李生香的情况介绍后，叫游击队文书郭允金写了一封密信给崇仙西水的地下党员叶景保，要叶景保做好接应游击队的准备工作。

游击队于第二天晚上到达焦山游击区，并与当地游击队队长卢耀堂取得了联系。卢队长介绍说，崇仙有个靖卫团，团总叫张振麒。这个人经常监视我游击队的活动，前几天一个女交通员去圩上买电池、胶鞋，被他发现抓去，折磨得死去活来。由于我们人少、武器差，加上敌人防守严密，我们根本无法接近。

肖队长说：“今晚我们就去拔掉这颗钉子！你们在焦山作好接应准备。”说完就分手走了。

傍晚时分，肖国稠带领游击队到了西水叶屋山，在地下党员叶景保的协助下，弄了几套国民党的旧军服，化装成国民党军的一支工兵队伍。当天晚上，叶景保租了一条渡船，

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满载这支“工兵”队伍，摇摇晃晃，轻轻悠悠地沿江而下。船上没有说话声，也没有摇橹声，只有船底击水的噼啪声。

渡船行至崇仙渡口停住了，船上的“工兵”挑的挑，抬的抬，形成一路纵队，往崇仙靖卫团团部走去。

在离敌团部100米远的地方，被哨兵发现了，随即就是口令声和手电筒的光亮。可是队伍不理睬，继续吱嘎吱嘎地前进。

到了跟前，哨兵看清了是“自己人”，便盘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肖队长上前拍着哨兵的肩膀说：“小弟，我们是第二师工兵营的，到东坑去，走得太累了，今晚在这里借宿一夜。”

哨兵不敢作主，马上进去报告官长。

肖队长向后一挥手，队伍随后进入院内。

这时，哨兵带着一个小头目过来了。肖队长装着疲惫的样子说：“累死我啦！快叫你们的团总来，有要事相商。”

小头目说：“团总在睡觉。”

肖队长生气地说：“老子赶路连饭都没有吃，他还睡觉？快叫他起来！”

小头目说：“他在家里睡，离这里有三四里路。”

肖队长停顿了一会说：“在家也要叫来，不然我们派四个弟兄同你去”。

小头目无奈，只好带路。

夜，黑沉沉，山路崎岖不平。

五个人一高一低地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团亮光，像

幽灵似地飘来荡去，小头目吓得瘫在路上。我们的战士一下把他按倒在路旁隐蔽起来，收掉他的枪，警告他要老老实实。

当幽灵移到跟前时，一战士突然冲上去，把幽灵抓住。一审问，原来是商店的张老板。

张老板老实交待：他刚到团总张振麒家。张振麒因为怕游击队，不敢在家里睡，已到叛徒张火生家里去了。

在张老板的带领下，他们往张火生家走去。

外号叫火生癫痫的这个叛徒，做贼心虚，一见灯光就走后门溜跑了。

此时，张振麒刚刚上床想睡，就被游击队逮住了。

与此同时，进入靖卫团团部的游击队，也解除了哨兵的武装，抓住了狗师爷。游击队达到了预期目的后，立即向焦山转移。

叛徒火生癫痫逃跑后，直接报告了国民党区长。当国民党区长带领区分队追来时，游击队已经到了山上。敌人的子弹从山下射到山上，打得树枝哗哗作响。狗师爷听到枪声却赖在地上不走，企图拖延时间让敌人赶上。游击队把他就地处决，同时警告张振麒老实跟游击队走。

后来，敌团总张振麒也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奇袭乌迳镇

邹鸿光

1935年5月的一天，陈毅正在跟特委的几个同志研究工作，警卫员忽然送来了一份乌迳地下党组织的紧急情报。情报说：敌人这些日子一心想消灭红军游击队，把所有部队都调到山里来了，后方十分空虚。

陈毅看到这个情报，喜出望外。他与项英和杨尚奎说：“对！我们不能消极防御，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主动出击，到敌人的后方去，捣他的老窝，把敌人从山里‘调’出山外。”

经过一番周密部署，行动开始了。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万籁俱寂，油山红军游击队正按照陈毅的命令和要求，悄悄地向山外急行军。雄鸡叫过头遍，他们就神速地到达乌迳镇附近隐蔽起来。

“啪、啪、啪！”这是接头的暗号。轻微的三声击掌声刚刚响过，地下党的同志就来接应了。黑夜中，两个人凑到一块，悄悄地商量了一阵之后，红军游击队就摸进了镇里。

在街边的一间大屋旁，一个哼着小调的瘦长个子从大门出来，飞快地朝街心跑去。一名红军游击队队员猛冲上去，用乌黑的枪管对准他的肺胸脯：“快说，邱光华在哪